

cmchao / June 19, 2018 08:55AM

[【影想】瓦歷斯·諾幹 / 機筒](#)

【影想】瓦歷斯·諾幹 / 機筒

2018/06/14 06:50:05 聯合報 瓦歷斯·諾幹

當泰雅人知道自己是從石頭蹦出來的人類時，就已經知道了文字，神話傳說把文字安放得很遙遠，必須一次又一次地聆聽，才能捕捉到文字蘊含的意義。泰雅人也把文字雕琢在臉上，但必須是有資格成為保衛家族的「人」，後來的漢人誤解那是古老的易經圖案。

圖片來源：《台灣蕃族寫真帖》，台北：遠藤寫真館，1912。

圖片來源：《台灣蕃族寫真帖》，台北：遠藤寫真館，1912。

知道文字的存在並不只是男人，女人將文字織在衣服、帽子、裙子、綁腿甚至是被子，泰雅人讓文字包圍，感受到大自然的脈搏，賁張的眉毛也都像嬰兒睡著了。在男人的綁腿上，女人將運氣織進裡頭，讓男人的腿在山林走動時不會踩上土蜂。在孩子的上衣織進溫暖，讓冬日的寒意無法侵入身體，在頭飾上織進風的翅膀，孩子才能夠暢快地在山林嬉遊。女人也將祕密織進布帛，在縱橫交錯的線條書寫內心的情緒。老人家看著書寫祕密的織布，就知道哪一家的女人懷孕、哪一個女人思念出獵的男人。

有的時候，文字藏在樹身裡頭，北勢八社的泰雅人深諳此道，就在後來遷移到埋伏坪的埋伏坪社（今和平區自由里雙崎社區）泰雅人，族人前往客家庄東勢角交換日常用品，如果交易順利，就會在Ginnaghau（漢地名：穿龍）以木棒緩慢的敲擊中空的樟樹，震動的樹身會告訴等待的族人交易的隊伍就要回來了，雪花般晶亮的鹽巴將擊退跳上脖子的癩蛤蟆。如果交易時客家人反悔想要暗藏蠅頭小利，族人就以木棒快速捶擊中空的樟樹，樹身裡的文字就會順著山稜線傳到等待的族人，請準備接送被追殺的交易隊伍，他們的腿腳已經在森林的皮膚寫上凌亂而焦急的文字了。Ginnaghau，本義是凹陷，樹身被木棒捶打久了，自然就會出現凹陷，這眼睛所見的凹陷，就是日常生活所書寫出來的文字——以杵代筆。

到了我們生活的時代，每一個用刀槍砲彈闖進島嶼的民族宣稱，文字是他們發明的，至少，只能使用他們的文字。就這樣，泰雅人失去了擁有文字的資格，就像這座島嶼從來沒有誕生過泰雅人一樣。當台灣總督府派遣軍警聯合作戰部隊來到新竹廳轄下的山區，對著奇那基群、馬里闊丸群的族人發動「五年理蕃事業」，野砲彈頭搗毀了小米田，機槍子彈咬進族人的身體，我們只能退到更深的山洞，像飛鼠匿在樹洞裡。後來我們看見了，新竹廳下久保山監督所用我們女人書寫文字的機筒當成警戒的傳聲筒，讓女人的祕密曝曬在陽光下，讓柔情蜜意的文字沾上戰爭的顏色。

一百年後，北勢群象鼻部落的Yuma.Taru（尤瑪·達陸），重新尋找族人陌生或者遺失的詞彙，也尋找族人曾經認識卻已遺忘的文字，透過田野調查，將傳統染織從材料的復育、種植、採收、製線、染色、織布等二十多道工序完整的重建，並完成泛泰雅族群八個系統服飾的重製工作，總計製作217件服飾、器物標本，讓織布成為真正的文字之家。

懷孕 嬰兒 書寫

---